

學

統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統 學

(一)

熊賜履撰

本館據湖北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學統序

斯道之在天壤。終古如是也。而率而由之。則存乎其人。人之至者。繼天立極以充其量。斯道統攸屬焉。統者卽正宗之謂。亦猶所爲真諦之說也。要之。不過天理二字而已矣。斯理本塞上下。亘古今。而實體備於聖賢之一身。聖賢心心相印。先後一揆。亦安有毫釐之或謬。然而代遠人徂。薪傳寢蝕。異端曲說。往往起而淆亂之。日浸月淫。有不至大壞極敝不已者。夫道也者。理也。理具於心。存而復之。學也。學有偏全。有得失。而道之顯晦。屈伸。遂從而出於其閒。有志者。是烏可不爲之致辨乎。辨其學所以晰其理。而道以明。而統以尊。嗚乎。此固吾儒事功之決不容已者也。三代以前尙矣。魯鄒而降。歷乎洛閩。以逮近今。二千餘年。其間道術正邪與學脈絕續之故。衆議紛拏。訖無定論。以至標揭門戶。滅裂宗傳。波靡沈淪。莫知所底。予不揣猥起而任之。佔畢鑽研。罔間宵晝。務期要歸於一是。爰斷自洙泗。暨於有明。爲之究其淵源。分其支派。審是非之介。別同異之端。位置論列。寧嚴毋濫。庶幾吾道之正宗。斯文之真諦。開卷瞭然。洞若觀火。計凡十閱寒暑。三易草稿。而後成。嗚乎。予鄙儒也。粗通章句。輒搦管爲此。則夫譴陋之誚。僭踰之辜。極知在所不免。然而生平衛道之苦衷。自謂可以對越往哲。昭示來茲。而無愧。故敢粹以問世。因敍言簡端。以識區區之鄙志云。康熙乙丑初秋。潯川熊賜履敬書於秣陵之愚齋。

學統目錄

卷一

正統

孔子

卷二

正統

顏子

卷三

正統

曾子

卷四

正統

子思子

卷五

學統
目錄

學統目錄

正統

孟子

卷六

正統

周濂溪先生

卷七

正統

程明道先生

卷八

正統

程伊川先生

卷九

正統

朱晦庵先生

卷十

翼統

閔子

卷十一

翼統

冉子

卷十二

翼統

端木子

卷十三

翼統

有子

卷十四

翼統

言子

卷十五

學統

目錄

學統目錄

翼統

卜子

卷十六

翼統

董廣川先生

卷十七

翼統

韓昌黎先生

卷十八

翼統

張橫渠先生

卷十九

翼統

邵康節先生

卷二十

翼統

司馬君實先生

卷二十一

翼統

尹和靖先生

卷二十二

翼統

胡康侯先生

卷二十三

翼統

楊龜山先生

卷二十四

翼統

羅仲素先生

卷二十五

學統 目錄

翼統

李愿中先生

卷二十六

翼統

張南軒先生

卷二十七

翼統

黃勉齋先生

卷二十八

翼統

蔡九峰先生

卷二十九

翼統

眞西山先生

卷三十

翼統

薛敬軒先生

卷三十一

翼統

胡敬齋先生

卷三十二

翼統

羅整庵先生

卷三十三

附統

冉璘

仲由

宰予

冉求

顓孫師

學統

目錄

曾點

公西赤

宓不齊

原憲

高柴

漆雕開

澹臺滅明

樊須

南宮縚

公皙哀

公孫龍

卷三十四

附統

左邱明

公羊高

穀梁赤

卷三十五

附統

樂正子春

公明儀

公明宣

樂克

卷三十六

附統

丁寬

孔安國

伏勝

夏侯勝

申公

轅固

學統
目錄

韓嬰

毛萇

高堂生

后蒼

胡毋生

嚴彭祖

卷三十七

附統

杜子春

劉昆

注丹

張興

孫期

宋登

張馴

尹敏 周防 孔僖 高詡 包咸 魏應 伏恭 任末 杜撫 召馴 楊仁 趙曄 衛宏 丁恭 周澤 學統

目錄

程曾

張元

李育

服虔

謝該

許慎

鄭元

鄭興

鄭衆

盧植

卷三十八

附統

徐苗

范宣

范甯

皇侃

沈不害

平恆

樂遜

劉焯

卷三十九

附統

蓋文達

王元威

褚無量

馬懷素

元行沖

歸崇敬

卷四十上

附統

學統

目錄

學統
目錄

孫奭

孫復

石介

胡瑗

何涉

周堯卿

劉絢

李籲

謝良佐

游酢

呂大臨

張釋

譙定

邵伯溫

王當

喻樸

洪興祖

高闕

程大昌

林之奇

林光朝

楊萬里

胡寅

胡宏

胡寧

胡憲

劉勉之

劉子翬

呂祖謙

卷四十下

附統

蔡元定

李燔

張洽

陳淳

李方子

黃灝

薛季宣

陳傅良

葉適

蔡幼學

劉愚

魏掞之

李心傳

李道傳

程迥

劉清之

魏了翁

廖德明

何基

王柏

葉味道

黃震

卷四十一

附統

金履祥

許謙

陳櫟

胡一桂

趙復

學統
目錄

學統 目錄

張頴

黃澤

蕭輿

安熙

卷四十二上

附統

朱善

曹端

吳訥

李時勉

陳敬宗

魏驥

周桂

劉觀

吳與弼

陳真晟

羅倫

章懋

陳選

邱濬

何喬新

楊守陳

卷四十二下

附統

蔡清

黃鞏

陳琛

邵寶

楊廉

魯鐸

學統

目錄

學統 目錄

王廷相

張邦奇

熊浹

何瑋

崔銑

魏校

呂柟

舒芬

馬理

張岳

鄭世威

蔡元偉

鄧元錫

顧憲成

高攀龍

卷四十三

雜學

荀子

卷四十四

雜學

楊子

卷四十五

異學

老子

卷四十六

異學

莊子

卷四十七

異學

楊子

學統

目錄

卷四十八

墨學

墨子

卷四十九

異學

告子

卷五十

異學

道家

卷五十一

異學

釋氏

卷五十二

異學

釋氏

卷五十三

異學

釋氏

學統

目錄

學統卷一

正統

孔子

孝感能賜履



孔子諱丘字仲尼其先宋人也初成湯之後微子啟封於宋啟卒弟衍立是爲微仲微仲生宋公稽稽生丁公申申生緡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何以國讓厲公何之後遂世爲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故後以孔爲氏焉嘉爲華督所殺其子木金父奔魯故孔氏爲魯人金父生畢夷父夷父生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嘗爲陬邑大夫故人稱陬人娶施氏生九女而無子其妾生孟皮病足叔梁紇復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小曰徵在父問三女曰陬大夫先聖之裔也其人身長九尺武力絕倫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爲疑孰能爲之妻二女莫對徵在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卽爾能矣遂以妻之以周靈王之二十一年庚戌卽魯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也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以其禱於尼邱而生故因名丘云孔子生三歲而叔梁紇卒葬於防山六歲爲兒嬉戲陳俎豆設禮容七歲入小學十五歲志於大學十九歲娶宋弁官氏孔子長九尺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二十歲仕於魯爲委吏料量平子鯉生時魯昭公遺之鯉魚孔

子榮君之貶。因名之曰鯉。字伯魚。二十一歲。爲司職吏。畜蕃息。二十二歲。始教於闕里。顏路之徒受學焉。二十四歲。母顏氏卒。合葬於防。孔子曰。古者不祔葬。爲不忍先死者之復見也。詩云。死則同穴。自周公已來。祔葬矣。故衛人之葬也。離之。魯人之葬也。合之。吾從魯。遂合葬焉。又曰。吾聞之。古者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二十六歲。母喪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始成笙歌。二十七歲。郈子來朝於魯。道黃帝以來名官。孔子聞之。遂往見郈子而學焉。二十八歲。習射於矍相之圃。二十九歲。適衛。學琴於師襄。魯昭公之二十年。孔子蓋年三十矣。齊景公與其大夫晏嬰狩魯界。因入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孔子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其政中。舉五穀爵之。大夫起壘綫之中。與語三日。而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鄭大夫公孫僑卒。孔子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三十一歲。齊景公遣使來聘。孔子遂適齊。三十二歲。在齊。景公欲以廩邱之邑爲養。辭不受。謂弟子曰。吾聞之。君子以功受賞。今吾言而君未行。乃先受邑。其不知丘甚矣。景公舍孔子於外館。三十四歲。孟懿子與其弟南宮敬叔學禮於孔子。初。昭公七年。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將死。召其大夫而屬之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偃。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饋於是。粥於是。以餉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卽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故孟懿子與南

宮敬叔師事孔子。孔子將觀禮於周。敬叔言於魯君。予之車一乘。馬四匹。豎子侍御。與敬叔俱至周。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嘆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旣而見老聃。問禮。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訪樂於萇弘。言終退。弘語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額。黃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形體也。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其聖人之興者乎。文公曰。方今周室衰微。諸侯力爭。孔丘布衣。聖將安施。弘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崩喪。亦正其統紀而已矣。孔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伯常騫問於孔子曰。騫固周之賤史也。不自以不肖。將北面以事君子。敢問。正道宜行。不容於世。隱道宜行。然亦不忍。今欲身亦不窮。道亦不隱。爲之有道乎。孔子曰。善哉。子之問也。丘嘗聞君子之言道矣。聽者無察。則道不入。奇偉不稽。則道不信。又嘗聞君子之言事矣。制無度量。則事不成。其政曉察。則民不保。又嘗聞君子之言志矣。剛折者。則不終。徑易者。則數傷。浩倨者。則不親。就利者。則無不敝。又嘗聞養世之君子矣。彼輕勿爲先。從重勿爲後。見像而勿強。陳道而勿怫。此四者。丘之所聞也。孔子去周。反於魯。弟子稍益進焉。三十五歲。魯季氏與郈氏以鬪。雞故得罪。昭公。公使郈昭伯率師擊季氏。師敗。昭伯死。公懼。奔於齊。魯亂。孔子適齊。見景公。景公問政。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是時。景公失政。其大夫田氏厚施以奪其民。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故孔子及之。公雖善其言。竟莫能用。在齊。聞韶樂。學之。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齊人稱之。四十二歲。在齊。景公將封以尼谿之田。晏嬰沮。

之曰。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閒。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翔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景公惑之。敬見孔子。不問其禮。會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遂行。反乎魯。四十三歲。時魯用天子禮樂。而季氏僭用於家。八佾舞於庭。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三家者以雍徹。孔子曰。相爲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四十五歲。邾隱公既卽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孔子詳告之。四十六歲。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守廟者曰。此宥坐之器也。孔子顧謂弟子。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因喟然嘆曰。嗚乎。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四十七歲。是時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亦蒞季氏。嘗囚桓子。與盟而釋之。陽虎由是執國政。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者莫不受業焉。無何。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孔子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彊弱異任。男女別塗。路不拾遺。器不雕僞。市不貳價。爲四寸之棺。五尺之槨。因邱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也。何但魯國而已哉。四十八歲。由中都宰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四十九歲。定公問曰。二三大夫皆勸寡人隆敬於高年。何也。孔子對曰。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尙齒。夏后氏貴爵而尙齒。殷人貴富而尙齒。周人貴親而尙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焉。年之貴於天下久矣。公曰。善哉。五十歲。在魯。禮正先公之祀。五十一歲。時公

山弗狃爲費宰。不得志於季氏。與陽虎同惡。以費叛季氏。召孔子。孔子曰。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倘庶幾乎欲往。子路不悅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孔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然亦卒不行。顏路之子回來從學。五十二歲。定公以爲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父何。孫魯孔丘。命爾爲司寇。示重其祖也。魯有父子訟者。孔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赦之。季孫不悅。曰。司寇欺予。曩告子曰。國家必先以孝。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喟然嘆曰。嗚乎。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戒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卽也。先時。平子葬昭公於墓道之南。至是。孔子溝而合諸墓。謂桓子曰。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揜夫子之不臣。孔子謂宰子曰。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則將亂也。其聘我者。孰大於是。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何不先自遠於刑罰。自此之後。國無爭者。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者。奢侈踰法。至是。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蓋孔子先之以教。後之以刑。故無奸民云。齊大夫犁鉏言於齊侯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於夾谷。定公將以乘車好往。孔子攝行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公從之。至會所。爲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酢既畢。齊有司請奏四方之樂。於是萊人以兵鼓譟而至。將以劫公。孔

子歷堦而進。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齊侯心忤。麾而避之。有頃。齊有司請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趨進。歷堦而登。不進一等。曰。匹夫而榮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加刑焉。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懼。有慚色。將盟。齊人加载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齊侯歸。責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奈何。有司奏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請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鄆。謹龜陰之田。以謝過。魯人築城於此。以旌孔子之功。因名謝城焉。五十三歲。在魯。與定公論郊祀之禮。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與言偃論禮。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語具論語。五十四歲。由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門人問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秉政七日。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戮之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孔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辨。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焉。則不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振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獎衆。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凡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以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詩云。憂心悄悄。慍於羣小。小

人成羣。斯足憂矣。孔子言於定公曰。臣聞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損之。乃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郕。季氏將墮費。叔孫輒因費宰公山弗狃。率費人以襲魯。孔子以公與季孫、仲孫、叔孫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初。孔子爲司寇。國人謗曰。靡裘而鞞。投之無戾。鞞之靡裘。投之無郵。至是國人誦之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時孔子與聞國政纔三月耳。而治化盛行。牛馬不儲價。羔豚不加飾。男女別於途。畊者讓畔。行者遜路。道不拾遺。男尙忠信。女尙貞順。四方客至於邑者。不求有司。皆如歸焉。魯國大治。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爲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之。沮之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及文馬三十駟。以遺魯君。陳列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之。再三將受焉。乃語魯君爲周道遊。從觀之。終日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膾于大夫。吾猶可以止也。桓子旣受女樂。君臣淫荒。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膾俎。孔子遂行。宿于屯。師已送曰。夫子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師已返。桓子問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孔子乃作猗蘭之操。遂適衛。過儀。儀封人請見。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是年冬十二月。定公將墮郕。其宰公歛處父不可。公園郕弗克。蓋是時孔子已去魯矣。孔子旣至衛。主子路妻兄顏濁鄒家。靈公問孔子。

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十月，或譖孔子於靈公。孔子懼，獲罪，遂去衛。將適陳。過匡，陽虎嘗暴於匡，孔子狀貌似之。於是匡人圍孔子五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於是絃歌不輟。匡人亦解甲而罷。孔子去匡，過蒲，月餘，反乎衛。主大夫蘧伯玉家，靈公夫人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子路不悅，孔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遂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哀公立。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微服而過宋，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外。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類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然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遂至陳，主司城貞子家。時有隼集於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矢石砮，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人問孔子，孔子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生欲昭令德，以肅慎氏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試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公使人求之，金櫃中果得之。時皆稱孔子之聖。孔子居陳三年，會晉楚爭彊，更伐陳，陳嘗被寇，於是孔子去陳，復適衛。過蒲，會公叔氏以

蒲叛衛。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爲人長賢有勇力。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喟然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寧鬪而死。鬪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無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非義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然不伐蒲。時靈公老。怠於政。不能用。孔子喟然嘆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孔子擊磬於衛。有荷簣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旣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孔子曰。果哉。末之難矣。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叛。子之往也。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然亦不果行。孔子旣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二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也。而殺之。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諱傷其類也。夫禽獸之於不義。尙知避之。而況於人乎。遂還息於陬鄉。作陬操以哀之。而返乎衛。復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雁。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明年。在陳。時爲魯哀公

之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卽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既葬，康子欲召孔子，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乃止。六十一歲，自陳如蔡。六十二歲，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近者悅，遠者來。」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居葉未幾，反於蔡。六十三歲，在蔡時，吳伐陳，楚子救陳軍於陳父。楚子者，昭王也。聞孔子在陳，蔡之閒，使人聘之。孔子於是往楚。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閒，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若用於楚，則陳蔡諸大夫危矣。」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孔子不得已，行絕糧七日。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絃歌不衰。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智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夫遇不遇者，時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何獨丘哉？」子路出，召子貢入，問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盍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而不能爲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爲容，賜！爾志不遠矣。」子貢出，顏淵入，問如子貢。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是吾醜也；道旣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

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孔子至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之。令尹子西阻之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曾點遣子參從學。參在楚，未嘗不問安親之道也。其秋，昭王卒。孔子自楚反陳，在陳思魯，狂士發歸與之嘆，遂反衛。六十四歲在衛。初，衛靈公逐其世子蒯瞶，公薨而蒯瞶之子輒立，是爲出公。晉納蒯瞶而輒拒之，蒯瞶在戚不得立。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子路問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孔子曰：「野哉！由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是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是年，季康子用公之魚之言，召冉有。冉有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子貢知孔子意欲歸魯，因誡冉有曰：『卽用以夫子爲招云。』六十七歲猶在衛。夫人拜官氏卒，其明年冉有帥師敗齊師於清。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對曰：『學之於孔子。』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曰：『聖人也。國有聖人而不能用，以資敵國，難以言智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勿以小人閒之，可矣。』時衛孔文子將攻太叔，問於孔子，孔子不對。

命駕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固止之。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遂自衛反魯。蓋去魯十有五年而始返。時孔子六十八歲，而哀公十一年也。孔子至魯，作邱陵之歌，哀公館焉。公自阼階，孔子自賓階升堂立侍。公命以席，問儒行。又問大禮。孔子並詳論之。哀公問取人，孔子對曰：人有五儀。語具大戴禮。問人道孰爲大，孔子對曰：人道，政爲大。語具家語。問政，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語具中庸。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當是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孔子乃敍書、刪詩、定禮、正樂，以明先王之道。翼易以闡陰陽性命之旨。然後六藝備，經教成。古書自黃帝迄秦，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孔子斷遠取近，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定可爲世法者，編次爲百篇。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其重復，上采契稷，中述商周之盛，下至幽厲之缺，以關雎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凡三百五篇，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於禮則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又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於樂則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晚而好易，序彖象傳，上下象傳，上下繫詞，上下說卦，文言，序卦雜卦傳，謂之十翼。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於易，則彬彬矣。以詩、書、禮、樂教人，而以求仁爲指。因人答問，如天之因材而篤焉。詳具論語。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嘗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

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六十九歲。子伯魚卒。孫伋生。明年。顏淵卒。孔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又明年。孔子年七十一矣。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獲獸。以爲不祥。棄之。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爲乎來哉。反袂拭涕。曰。吾道窮矣。乃因魯史作春秋。上自隱公元年。下訖哀公十四年。凡十二公。二百四十年。其事核。其辭約。其指博。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自春秋成。而天下之亂臣賊子懼焉。其曰春。西狩獲麟者。卽絕筆也。是年。齊陳恆弑其君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七十二歲。喟然嘆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一日。呼曾子而告之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乃以大學授曾子。其言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語具大學。又以孝經授曾子。其言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語具孝經。孔子嘗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而齊太史子輿亦謂南宮敬叔曰。夫子生於衰周。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書。定禮樂。作春秋。讚易道。垂訓後嗣。以爲法式。凡所教誨三千餘人。或者天將與素王乎。夫何其盛也。明年春。聞子路死。衛出公輒之難。哭於中庭。夏。孔子早作。曳杖逍遙於門。而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旣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夫子殆將病也。趨而入。孔子嘆曰。賜。爾何來遲也。明王不作。天下其孰能宗予。夏后氏殯於東墀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下。則猶賓之也。丘。殷人也。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

楹之閒。予殆將死也。寢疾七日而終。時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卽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也。年七十有三。哀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憇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煢煢予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矣。時伋童年。不爲禮。君門人治喪。備古禮。葬孔子魯城北泗上。弟子皆心喪三年。喪畢。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築室於冢上。復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乃止。門弟子各記所聞以爲論語。家語。諸書行世。孔子冢大一頃。弟子及魯人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人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祀。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冢上。故所居堂後世因爲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高帝過魯。以太牢祀焉。平帝追諡爲褒成宣尼父。北魏文帝改諡爲文聖尼父。隋文帝贈爲先師尼父。唐太宗尊爲先聖宣父。中宗追贈爲文宣王。宋真宗改封爲元聖文宣王。元武宗加封爲大成至聖文宣王。明太祖卽位。視學釋菜。詔天下司府州縣衛學通祀孔子。封號如故。世宗釐正祀典。始爲木主。改稱至聖先師孔子。又立啟聖祠。祀叔梁紇。以顏路曾皙孔鯉孟激配享。以程子父珦。朱子父松從祀。萬歷中。又以周子父輔成從祀。啟聖祠。孔氏子孫世嫡襲封衍聖公不絕。曲阜縣令及儒學教授並以孔氏子孫爲之。著爲令云。

子貢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

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又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

又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邱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子思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周子曰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又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程子曰仲尼元氣也。

又曰。仲尼。天地也。

又曰。仲尼無所不包。

又曰。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

又曰。孔子之道。著見於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

又曰。孔子爲宰則爲宰。爲陪臣則爲陪臣。皆能發明大道。

和靖尹氏曰。古來惟孔子好學。孔子言。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孔子非妄言以欺天下後世者。

上蔡謝氏曰。孔子於天之將喪斯文。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爲一矣。蓋

聖人德盛。與天爲一。出此等語。自不覺耳。

朱子曰。夫子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

又曰。聖人無不可爲之事。亦無不可爲之時。

南軒張氏曰。聖之時者。非聖人之趨時。聖人之動固無不時也。

東萊呂氏曰。禹稷思天下饑溺。由己饑溺。孔子歷聘諸國。以至誨人不倦。皆是合當做事。自古聖人之於

天下皆如此。

慶源輔氏曰。聖人之體用與天地一。

新安陳氏曰。夫子之道猶天然。天固有目者所共覩。天之所以爲天。則非知天者不能知也。

又曰。後世賢聖之君不作。異端漸熾。苟非得孔子祖述堯舜以詔後世。則無所據依以入堯舜之道矣。然則孔子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其功業豈不賢於堯舜遠哉。

雲峰胡氏曰。未論六經之功有賢於堯舜。只如執中一語。夫子不於論語之終發之。孰知其爲堯之言。不於堯曰執中之後。而繼之湯武誓師之意。與其施於政事者。又孰知夫堯舜之授受者此中。而湯武之征伐者亦此中也哉。姑卽此一節言之。其功賢於堯舜可知矣。

又曰。執中二字堯言之。時中二字夫子始言之。道不合乎中。異端之道。非堯舜之道。中不合乎時。子莫之執中。非堯舜之執中。

又曰。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夫子六經之功。

雙峰饒氏曰。孔子祖述憲章。學之貫乎古今。上律下襲。學之該乎穹壤。

勿軒熊氏曰。祖述憲章。所以盡乎人之道。上律下襲。所以盡乎天地之道。

四如黃氏曰。夫子兼天地覆載。備四時日月於一身。天地育萬物。有榮悴生滅。而夫子之道生意常自如。日月四時有盈昃愆伏。而夫子之道歷萬世不朽。是夫子爲大。而天地爲小。

虞氏淳熙曰。孔子爲曾子開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傳之宗。明生天、生地、生人之大義。只一孝字都包得盡。

曹月川曰。克己復禮爲仁。是孔傳顏之心法也。吾道一以貫之。是孔傳曾之心法也。夫聖人之心法一也。何所傳之旨不一與。蓋一是仁之體。貫是仁之用。事皆天理是貫。心德復全是一。夫何不一之有哉。況所謂己。卽舜所謂人心也。所謂禮。卽舜所謂執中也是。則千聖相傳。一心法而已。何必其辭之同哉。敬軒薛氏曰。孔子因道不行於時。不得已而刪述六經。垂法萬世。後之儒者。乃有意於續經著書。其立心固不同矣。

又曰。夫子之心。萬世如見。

又曰。夫子之道德。非言語所能盡。

又曰。聖人天理爛熟。自無不樂。

又曰。觀孔門諸弟子之言。從容和毅。皆彷彿夫子之氣象。乃聖教涵煦而然也。

又曰。論語凡告門弟子問仁。一貫。求仁得仁。禮義善性之類。皆天理也。天理卽性善也。

又曰。論語一書。聖人多就事言。而理在其中。其答問仁處。亦只以求仁之方。爲仁之資。告諸子。至於仁之理。則未嘗及也。此所謂無迹也與。

又曰。聖人答門弟子問仁。雖因人變化不同。其致一也。

又曰。聖人之志。立不惑。知天命耳。順不踰矩。皆指此理而言。但所進有淺深之序爾。

又曰。夫子所謂一。卽統體之太極也。所謂貫。卽各具之太極也。

又曰。天以一理而貫萬物。聖人以一性而貫萬事。

又曰。一以貫之。卽大德敦化。小德川流。卽理一而分殊也。

又曰。聖人之心。千變萬化。一以貫之。

又曰。聖人之心。萬事之理。絲毫無間。故一以貫之。

又曰。聖人之言性與天道。雖曰不可得而聞。然與諸弟子言仁義忠信。天命仁聖之類。與凡不言之教。何莫非性與天道之妙哉。

又曰。聖人言性與天道。惟於贊易極言之爾。平日與門人言者極少。

又曰。聖人惟言求仁。仁則萬事出於正。不仁則萬事出於不正。

又曰。聖人無行而不示人以至理。理卽作止語默之則也。人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故聖人無行而不示人者。皆天理流行之實也。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信。散而爲萬善。當於聖人作止語默閒。一一默識。其何事是仁。何事是義。何事是禮智信。無不了然於心而無疑。庶可以知聖人所以爲聖矣。又曰。朱子曰。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蓋作與語是動。動卽太極之用。所以行也。止與默是靜。靜卽太極之體。所以立也。用之行。中與仁是也。體之立。正與義是也。作止語默。皆太極之道。所謂無非教也。

又曰。聖人一身動靜。無非仁義禮智之德。充乎中而發乎外。其示人可謂無隱矣。

又曰。聖人體道無隱。其作與語是動處。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天下之達道也。其止與默是靜處。卽寂然

不動天下之大本也。

又曰。夫子四教。忠信爲文行之本。

又曰。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讀論語者。須要見何者是聖人之爲聖。與仁不厭處。何者是聖人以仁與聖。誨人不倦處。

又曰。孔子以至德稱泰伯。文王乃萬世之人極。

又曰。聖人雖罕言命。而論語所言者。無非命之理。雖罕言仁。而所言者。無非仁之道。蓋命卽元亨利貞。賦於人爲仁義禮智之性。聖人一言一事。豈有出於性命之外者。學者默而識之可也。

又曰。聖人之心。方其靜時。至虛至明。所謂寂然不動者也。事至物來。應之各有條理。所謂感而遂通者也。是其未應之時。初無一毫妄念之起。所謂無意也。旣應之後。隨事而休。所謂無必。無固。無我也。

又曰。鄉黨一篇。皆聖人之時中。

又曰。人皆知夫子爲聖。而不知夫子所以爲聖。欲知夫子所以爲聖。則默契化育之妙。有非言語所能及也。故曰。知我者其天乎。

又曰。聖人不怨天。不尤人。心地多少灑落自在。常人纔與人不合。卽尤人。纔不得於天。卽怨天。其心忿忤勞擾。無一時之寧泰。與聖人之心何啻霄壤。

又曰。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所謂天理。卽元亨利貞是也。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

義之著。所謂妙道精義。卽仁義禮智是也。在天爲天理。在聖人爲妙道精義。其理一也。

又曰。天道無言而四時行。萬物生。聖人不言而四德著。萬善全。其致一也。

又曰。聖人發無言之教。以示學者。當求聖人之道於一身動靜應事接物之間。不可專求聖人之道於言語文字之際也。

又曰。孔子周流四方。欲行其道於天下。豈不如長沮、桀溺之徒。知道之終不能行。但聖人仁民之心。卽天地生物之心。天地不以窮冬大寒而已其生物之心。聖人亦豈以時世衰亂而已其行道之心乎。

又曰。觀聖人與師冕言。辭語從容。誠意懇至。直使人感慕於數千載之上。

又曰。聖人仕止久速。皆循乎理之自然。

又曰。孔子之仕止久速。皆踐履易之道也。

又曰。孔子去魯。不欲顯其君相之失。真天地之量也。

又曰。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聖人所處愈高。則所見愈下矣。

又曰。堯之欽明俊德。以至黎民於變時雍。舜之慎徽五典。以至烈風雷雨弗迷。與孔子之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皆聖人作用神速功效。

又曰。孔子安仁。卽天地之心也。

又曰。自孟子後。知孔子者鮮矣。至周程張朱乃知之。

又曰。聖人之忠厚。不可勝言。如以微罪去魯。不顯其君之過。真天地之量也。此可以觀聖人之氣象也。孟子去齊。終不言齊王之失。其亦學孔者與。

又曰。孔子教人。不語以未至者。

又曰。聖人只教人求仁。蓋人之性雖有四。而仁無不統。能求仁而克盡己私。復還天理。則四者之性無不全。而天下之萬善豈復有加於此哉。

又曰。聖人教人以正容謹節。卽是持敬之道。如告仲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之類可見。

又曰。一部論語。聖人所以教人者。率多孝弟忠信仁義之言。至於性天道。僅見於子貢之語。而夫子之語則終未之及也。後之學者。開口卽論性。天道之微。竟不知實於此理爲何如。

又曰。孔子多教人學詩。觀中庸大學引詩居多。則其有得於詩者深矣。

又曰。孔子教人。說下學處極多。說上達處極少。至宋諸老先生。多將本源發以示人。亦時不得不然爾。

又曰。聖人雖教人不倦。亦未嘗輕以大本大原語人。觀論語問答處可見。

又曰。孔子教人。多就事上用功。鮮有指出本原者。至孟子。則指出本原矣。

又曰。論理而不及事末。流爲虛無之弊。聖人多教人以下學人事。

又曰。聖人教人。只是文行忠信。未嘗極論高遠。

又曰。教人言理太高。使人無可依據。聖人未嘗輕以理之本原語人也。

又曰。聖人教人百行萬善。性以貫之。

敬齋胡氏曰。孔子教人。便要使人有諸己。

又曰。伯者雖有功於當時。然三綱五常卒扶不起。故仲尼作春秋以明之。

又曰。孔門之教。只是求仁。而堯舜事業盡在此。

又曰。孔子只教人忠信篤敬。博文約禮。便有依據持循。而心性工夫亦無不盡矣。河洛之教。實祖孔子。故主敬主一。莊整嚴肅。整衣冠。齊容貌。格物窮理。益詳益盡。學者亦不患無依歸下手處矣。

又曰。孔子教人忠信篤敬。程子教人整齊嚴肅。若著實做得。自然心安體舒。道理明澄。今人多是無頭腦之學。

呂涇野曰。夫子自謂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予謂夫子之神在論語乎。

涇野因講仲尼祖述堯舜處。謂諸生曰。看孔子的學問。是何等樣大。酌古準今。參天兩地。這便是聖人的學問。若賢人的學問。便下聖人一等了。

問。夫子之得邦家如何。涇野曰。看來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只是一箇神。易曰。鼓舞之謂神。其機在用人上。蓋其所舉用者。如顏曾冉閔之徒。如子產伯玉季札之輩。皆登庸之矣。蓋人明到極處。就是神了。如水之清澈。其底沙石毫髮無遜。如鏡之明。妍媸一過盡照了。

顧涇陽講論語志學章曰。這章書是吾夫子一生年譜。亦便是千古作聖妙訣。試看入手一箇學。得手一

箇矩中。間特點出天命二字。真是血脈準繩。一齊俱到。曰志。曰立。曰不惑。修境也。曰知天命。悟境也。曰耳順。曰從心。證境也。卽入道次第。又纖不容躐矣。提這學字。乃與人指出一大路。以爲由此。雖愚者可進而明。柔者可進而彊。但一念克奮。自途人而上。箇箇做得聖人。此吾夫子所以曲成天下萬世於無窮也。提這矩字。乃與人指出一定之則。以爲到此。雖明者有不得自用其明。彊者有不得自用其彊。但絲毫稍岐。任他殊能絕行。總總猶是門外漢。此吾夫子所以範圍天下萬世於無窮也。

又曰。五十而知天命。孔子一天也。知我者其天乎。天一孔子也。

又曰。孔子所以有功於天下萬世。是提出一箇學字。其所以闡明這學。是點出一箇好字。

高景逸曰。孔子操則存四句。畫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真像。

又曰。顏之仰鑽瞻忽。曾之江漢秋陽。思之敦化川流。孟之金聲玉振。宰我謂賢於堯舜。子貢有若謂自生民未有。是皆智足知聖。未若夫子自言知我其天。天不可知。聖不可知。蕩蕩乎。其孰能名之。

愚按。孔子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可謂至聖矣。要其所以爲學與所以爲教。不過曰求仁而已。仁者。善之長也。仁無不包。故曰一貫。又性之德也。性無不善。故又曰明善。善卽性也。性卽仁也。仁卽性也。性卽善也。斯理也。存之爲仁。義禮智之性。發之爲愛宜恭別之情。措諸身爲恭從明聰睿之則。行諸世爲親義序別信之倫。其事。禮樂政教。其言。易象詩書。其世。虞夏商周。其人。士農工賈。不越民彝物則之常。直造神聖功化之極。放之則彌於六合。而非有餘。卷之則不盈寸掬。而非不足。微而一塵一息之無閒。大而

霄壤翕闢之無窮。推而廣之。約而操之。皆是物也。是物者何也。曰。仁也。卽善也。而求仁之方。則卽論語所謂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者是。明善之要。則卽中庸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者是。實此之謂誠。持此之謂敬。安此之謂聖。勉此之謂賢。斯道之所以合外內。一微顯。包鉅細。徹始終。而一以貫之者也。世遠言湮。異端蠱湧。百家失之偏駁。二氏淪於虛無。舉未知夫聖人全體大用之真。天德王道之實。無怪乎貿貿無知。相率而入於禽獸之歸也。豈不哀哉。

學統卷二

正統

顏子

顏子名回。字子淵。魯人。黃帝之後也。黃帝生昌意。五傳而至陸終。生子六人。其五曰晏安。爲曹姓。國於邾。歷唐虞夏商。不能紀其傳。周武王克商。封其裔孫挾爲邾子。挾生非。非生成。成生車輔。車輔生將新。將新生訾父。訾父生夷甫。夷甫字伯顏。春秋時。有功於周。齊威公命爲小邾子。別封其子友於郕。子孫遂以顏爲氏。以其附庸於魯。故世世仕魯爲卿大夫。自夷甫以下。傳十七世。至繇。爲魯卿士。娶齊姜氏。以周敬王七年戊子。卽魯昭公二十九年冬十一月十一日。生顏子於魯。少孔子三十八歲。顏子生而明睿潛純。有聖人之資。十三歲。從學於孔子。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又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遠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又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顏子問君子。孔子曰。愛近仁。度近智。爲己不重。爲人不輕。君子也。問小人。曰。毀人之善。以爲辨。狡訐懷詐。以爲智。幸人之有過。恥學而羞不能。小人也。問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不可不察也。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君子惟爲義之上相疾也。退而相愛。小人惟爲亂之上相愛也。退而相惡。問朋友之際如何。孔子曰。君子之於朋友也。心必有非焉。而勿能謂吾不知。其仁人也。不忘久德。不思久怨。仁矣夫。十五歲。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

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曰：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子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孔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又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十六歲在魯，魯定公問於顏子曰：子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公不悅。入謂左右曰：君子固讒人乎？三日，校來謁曰：畢之馬佚，公趣駕召顏子至，問何以知之。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舜使民不窮，其民力造父使馬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馭，升車執轡，御體正矣，步驟馳驅，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猶求馬不已，是以知之。公曰：善，可少進乎？顏子曰：臣聞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迄今，未有能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公悅，以告孔子。孔子曰：夫其所以爲顏回者，此之類也，豈足多哉？孔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孔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十七歲從孔子於衛，孔子遊於農山之上，顏子與子路、子貢侍側。孔子曰：二三子各言爾志。丘將擇焉。子路曰：由願奮長戟，盪三軍，攘地千里，搴旗執鉞，惟由能之。孔子曰：勇哉！子貢曰：兩國構難，壯士列陣，賜推論利害，陳說其間，釋二國之患，惟賜能之。孔子曰：辨哉！顏子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爲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天下盛寧，無戰鬪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施其辨矣。孔子曰：美哉德也！子路曰：夫子何取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顏氏之子有矣。孔子去衛，過匡，匡人圍之。顏子後，孔子曰：吾以女爲死矣。顏子曰：子在，回何敢死。二十

二歲。孔子稱之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顏子問爲邦。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顏子將西遊於宋，問於孔子曰：何以爲身？孔子曰：恭敬忠信而已矣。恭則遠乎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於衆，信則人任之。勤此四者，可以臨國，豈特一身哉？二十五歲從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孔子知弟子有愠心，召顏子入，問之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奚爲至於此？顏子對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二十九歲，髮盡白，齒落。孔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彊於行義，弱於受諫，愴於得祿，真於持身。三十歲，深契聖道之妙。一日，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旣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又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孔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又曰：回也，其庶乎屢空。仲孫何忌問於顏子曰：一言而有益於仁智，可得聞乎？對曰：一言而有益於智，莫如豫；一言而有益於仁，莫如恕。叔孫武叔多稱人過，而已評論之。顏子曰：吾聞諸夫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己；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己。故君子攻其過，無攻人之惡。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設教也，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爲賢？子貢對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媚茲一人，應侯慎德。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於天子，則王者之相也。三十一歲，同季路侍孔子。孔子曰：盍各言爾志。顏

子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孔子謂顏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是年。孔子翼易。贊顏子於大傳。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三十二歲。卒於魯。時周敬王三十八年。卽魯哀公十三年。秋八月二十三日也。孔子哭之慟。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顏路請孔子之車以爲之槨。孔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爲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門人欲厚葬之。孔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孔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哀公將弔顏子。使人問於孔子。孔子對曰。凡在封內。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升自東墀。向戶而哭。其恩賜之施。不有竿也。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亦如之。顏子葬曲阜縣防山。漢高帝以配祀孔子廟。唐贈兗國公。元贈復聖公。明嘉靖中改稱復聖顏子。賜子孫世襲博士一員。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孟子曰。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周子曰。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又曰。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

又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程子曰。欲學聖人。且須學顏子。

又曰。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

問。顏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邃。程子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爾。

問。顏子勇乎。程子曰。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

不校之類。抑可謂大勇矣。

又曰。顏子作得禹稷湯武事功。若德。則別論。

又曰。顏子和風慶雲也。

又曰。顏子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喻者也。

又曰。人須當學顏子。便入聖人氣象。

又曰。顏子大率與聖人同。只是便有分別。若無。則是聖人矣。

又曰。博文約禮。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惟此二事而已。

又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不貳。顏子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知之。便更不萌作。

又曰。顏孟之於聖人。其知之淺深同。只是顏子尤溫醇淵懿。於道更得之。淵粹近聖人氣象。

又曰。顏子之不惰者。敬也。

又曰。哀公嘗問於夫子。對曰。回也好學。季康子嘗問於夫子。對曰。回也好學。夫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如此其多。而號爲好學。獨顏子一人而已。於乎。何其難哉。

又曰。貧賤而在陋巷者。處富貴則失其本心者衆矣。顏子簞瓢猶是。萬鍾猶是。

又曰。顏子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

程伯子曰。顏子幾於聖人。未達一閒爾。不遷怒貳過。無伐善施勞。三月不違仁。皆此意也。

程叔子問鮮于侁。尋常道顏子所樂者何。侁曰。不過是說顏子所樂者道。程叔子曰。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

又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知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誠而明也。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此其好之篤。學之道也。所異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

又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明德乃至善也。知既至。則意自誠。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至也。知之至。故未嘗復用。他人復行。知之不至也。

又曰。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

又曰。顏子天資純粹。功夫縝密。進德有序。故學者有用力處。

張子曰。顏子雅意。則直要做聖人。

又曰。知合內外之道。則禹稷顏子所同可見。蓋自正心誠意推之。至於可以平天下。此內外之道所以合也。茲禹稷顏子所以同也。

和靖尹氏曰。古來惟孔子好學。其次莫如顏子。

龜山楊氏曰。顏子所學。學舜而已。蓋舜於人倫無所不盡。孟子所謂爲法天下。可傳後世也。孟子所憂。憂不如舜爾。人能以舜爲心。其學不患不進。

或問。顏子犯而不校。何如。龜山曰。其視天下無一物非仁也。故雖犯而不校。仁者與物無對。自不見其有犯我者。更與誰校。孟子言仁者無敵。亦是此理。

朱子曰。顏子生平只受用克己復禮四箇字。顏子地位有甚非禮處。只心術閒微有些子非禮處。也須淨盡截斷。

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是顏子好學之符驗處。卻不是學此二事。顏子學處專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

又曰。顏子只是見得箇道理透。自不遷不貳。
又曰。顏子之樂平淡。如曾點之樂。便勞攘了。

又曰。夫子告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只是實行上做工夫。

又曰。不遷怒如鏡懸水止。不貳過如冰消凍釋。

又曰。夫子之道如天。惟顏子得之。夫子許多大意思。盡在顏子身上發見。顏子所以發聖人之蘊。恐不可以一事言。蓋聖人全體大用。無不一一於顏子身上發見也。

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孔子之教。惟顏子爲得其全。故因其進修之迹。而後孔子之蘊可見。猶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

又曰。程子云。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所樂何事。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不敢妄爲之說。學者但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問。顏樂之說。程子答鮮于侁之問。其意何也。朱子曰。程子蓋曰。顏子之心。無少私欲。天理渾然。是以日用動靜之間。從容自得。而無適不樂。不待以道爲可樂。然後樂也。

又曰。程子之言。但謂聖賢之心與道爲一。故無適而不樂。若以道爲一物而樂之。則心與道二。非所以爲顏子爾。

又曰。顏子爲是私欲既去。天理流行。動靜語嘿日用之間。無非天理。胸中廓然。豈不可樂。此與貧簞自不

相干。故不以此而害其樂。

又曰。程子謂人於天地閒。並無窒礙處。大小大快活。此便是顏子樂處。這道理在天地閒。須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有不盡。則與萬物爲一。無所窒礙。胸中泰然。豈有不樂。

又曰。顏子胸中自有樂地。雖貧窶。不以累其心。不是將鄙不以貧窶累心底做樂。

又曰。顏子不改其樂。是他工夫到後。自有樂處。與富貴貧賤了。不相關。自是改他不得。

又曰。顏子之樂。其實卻只是平日許多工夫到此成就。見處通透。無隔礙。行處純熟。無齟齬。便自然快活。不是別有一項工夫理會此事也。

問顏子樂處。朱子曰。未到他地位。如何便能知得他樂處。且要得就他實下工夫處做。下梢亦須會到他樂時節。

又曰。顏子樂處。不用思量他。只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然後見得天理分明。日用閒義理純熟。不被人欲來苦楚。自恁底快活。如今且去博文約禮。便自見得。若只索之杳冥之際。何益。只要著實用功。卻無不做工夫。自然樂底道理。如今做工夫。只是平常恁地理會。不要把做差異了去做。

又曰。顏子之簞瓢。非故樂也。忘也。

又曰。顏子是孔子稱他樂。他不曾自說道我樂。人自說樂時。便已是不樂了。

又曰。簞瓢陋巷。實非可樂之事。顏子不幸遭之。而能不以人之所憂改其樂爾。若其所樂。則固在乎簞瓢。

陋巷之外也。學者欲求顏子之樂。而卽其事以求之。則有沒世而不可得者。此程子之說。所以爲有功也。又曰。顏子克己。如紅爐上一點雪。

又曰。顏淵問仁一章。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不可以不勉也。

又曰。聖人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

又曰。顏子三月不違。只是此心常存。無少閒斷。自三月後。卻未免有毫髮私意閒斷。在顏子念慮之間。閒有不善處。卻能知之。而未嘗復行也。

又曰。顏子豈直恁虛空湛然。常閉門合眼靜坐。不應事。不接物。然後爲不違仁也。顏子有事亦須應。但只無一毫私欲爾。

問。顏子初時。只是天資明睿。而學力精敏。於聖人之言。皆深曉嘿識。未是於天下之理。廓然無所不通。至於所謂卓爾之地。乃是廓然貫通而知之至極。與聖人生知意味相似矣。不審是否。朱子曰。是如此。

問。顏子之學。莫是先於性情上著工夫否。朱子曰。然。

問。顏子比湯如何。朱子曰。顏子只據見在事業。未必及湯。使其成就。則湯又不得比顏子。前輩說。禹與顏子雖是同道。禹比顏子又麤些。

問。先生舊云。顏子優於湯武。如何見得。朱子曰。這般處說不得。據自看。覺得顏子渾渾無痕迹。屏山劉氏曰。學易者必自復始。顏子不遠復。天下歸仁。復之功至矣。論語所載。惟發二問。一爲仁。一爲邦。夫子答之。皆極天理人事之大者。原易之用。內焉惟窮理盡性。外焉惟開物成務。顏子盡之。

南軒張氏曰。顏子之所至。亞於聖人。孔門高弟。莫得而班焉。及考魯論師友之所稱。有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有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而已。自學者觀之。疑若近而易識。然而顏子之所以爲善學聖人者。實在乎此。則聖門之學。其大略亦可見矣。

東萊呂氏曰。以能問不能。此是曾子見得顏子如此。若顏子自以能而問不能云云。則亦小矣。顏子但知有問。但知不校。自虛自無爾。初不知寡之與多。虛之與實。亦不知人之犯也。如孔子弟子記夫子絕四。是弟子見得夫子如此。若夫子自以爲當絕此四者。夫子亦小矣。

勉齋黃氏曰。顏子存養之深。省察之明。克治之力。持守之堅。故其未怒之初。鑑空衡平。既怒之後。冰銷霧釋。方過之初。瑕類莫逃。既知之後。根株悉拔。此所以爲好學。而朱子以爲克己之功也。

又曰。顏子之天資只是明與剛。顏子之用功只是敬與義。既明矣。又持之以敬。既剛矣。又輔之以義。天資學力兩極。則血氣豈能輕爲之動。念慮豈能再使之差。此所以謂之不遠復也。所以謂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又曰。博文約禮。顏子所以用其力於前。天理渾然。顏子所以收其功於後。博文則知之明。約禮則守之固。

凡事物當然之理。既無不洞曉。而窮通得喪與凡可憂可戚之事。舉不足以累其心。此其所以無少私欲。天理渾然。蓋有不期樂而自樂者矣。

慶源輔氏曰。顏子不遷不貳。乃終身學力之所就。固非一旦收其放心便能如此。亦非是學者克己之事。故朱子以爲克己之功。必其平日遇怒則克。不使之流蕩於外。以過於物。遇過則克。不使之伏藏於內。以爲之根。怒不過於物。則久久自然不遷。過不爲之根。則久久自然不貳。

又曰。禹稷能樂顏子之樂。顏子能憂禹稷之憂。同一大本。同一達道故也。

潛室陳氏曰。顏子一身渾是義理。不知有人。

又曰。心廣體胖。無入而不自得所樂。卽是道也。若但以孔顏之樂不可形容。而不知其所樂何事。則將有耽空嗜寂之病。聖賢著實工夫。豈是欲人懸空坐悟。所以濂溪必令二程尋孔顏所樂何事。

西山真氏曰。顏子工夫。乃是博文約禮上用力。博文者。格物致知之事也。約禮者。克己復禮之事也。內外精粗二者並進。則此心此身皆與理爲一。從容游泳於天理之中。雖簞瓢陋巷。不知其爲貧。萬鍾九鼎。不知其爲富。此乃顏子之樂也。程朱二先生恐人只想像顏子之樂。而不知實用其功。雖日談顏子之樂。何益於我。故程子全然不露。只使人自思而得之。朱先生又恐人無下手處。特說出博文約禮四字。令學者從此用力。真積力久。自然有得。至於欲罷不能之地。則顏子之樂。可以庶幾矣。

新安陳氏曰。顏子博文精也。約禮一也。

吳氏曰。顏子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

曹月川曰。顏子之學。求至乎聖人之道。今人記誦文辭。豈可與顏子同日而語。

又曰。顏子幾於聖人。只是不貳過。

問伊尹之志。顏子之學固矣。卻不知伊尹之學。顏子之志如何。曹月川曰。伊尹之志。固在行道。然道非學無以明。不明何以行耶。大抵古人之學。本欲行道。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凡所以治國平天下者。無不理會。但方處畎畝時。不敢必於大用爾。及三聘幡然。便一向如此做去。其自言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此便是堯舜事業。看二典之書。堯舜所以卷舒作用。只如此熟。若雖志欲行道。而自家所學。元未有本領。如何便能舉而措之天下乎。若顏子之學。固欲明道。然又未嘗不欲道之行也。觀其問爲邦。而夫子告以四代禮樂及放鄭聲。遠佞人。其言志一則曰。願無伐善。無施勞。一則曰。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室家無離曠之思。千載無戰鬪之患。而勇辨者無所施用焉。然則顏子之志。又豈非堯舜君民而公天下之心也哉。

敬軒薛氏曰。顏子終日不違如愚。喋喋多言而能存者寡矣。又曰。亦足以發。只是尊所聞。行所知爾。他人聞聖人之言。便休。顏子於聖人之言。句句無不識其理而踐其實。故曰亦足以發。

又曰。朱子言顏子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條理卽性情之條理。大本達道也。

又曰。顏子於聖人體段已具。卽孟子中公孫丑所謂顏子具體而微也。體段是聖人所具之天理。顏子亦有。蓋以一身四肢之體段。喻一心四德之體段也。

又曰。好仁者無以尙之。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與。

又曰。不遷怒。功夫甚難。惟嘗用力者知之。然亦不可不勉。

又曰。復之有益於人大矣。雖顏子亦由於不遠復。

又曰。觀顏子所好何學。論顏子全在性情上用功夫。

又曰。顏子與聖人未達一間者。以三月不違與純亦不已也。

又曰。程子曰。顏子簞瓢陋巷。在他人則憂。而顏子獨樂者。仁而已。愚謂聖賢之樂。不過全天命之性。仁卽天命之性也。專言仁。則禮義智皆在矣。

又曰。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人欲淨盡。天理渾全。則顏氏之樂可識矣。

又曰。未能盡顏子之學。則不能知顏子之樂。

又曰。顏子犯而不校。乃其量大無所不包。譬以寸莛而撞千石之鐘。固不能使之鳴也。顏子幾於無我。觀曾子之言可見。

又曰。顏子仰彌高。鑽彌堅。在前、在後、皆指此理而言。博文是明此理。約禮是體此理。欲罷不能是悅此理。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是目中了了見此理。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不易熟此理。理者何。卽天命之性。

具於聖人之心。率性之道。由於聖人之身者也。

又曰。顏子所言高堅前後。朱子曰。道體也。道體卽性也。

又曰。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使達而在上。則有天下而不與矣。

又曰。雖富累千金。而心爲物役。寒冰焦火。猶不樂也。顏子雖簞瓢陋巷之簞。而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中。俯仰無愧。胸次灑然。樂可知矣。

敬齋胡氏曰。讀書極難。蓋難得聖賢之意。或有讀周茂叔令二程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遂去他身上尋箇樂。未免猖狂自恣。自己不會做顏子工夫。遂欲樂顏子之樂。不亦誤乎。

又曰。程子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最是如曾點天資高。所見大。其言志處。高邁不滯於迹。已勝於顏子。但不如顏子能誠敬存養。既不存養。併與所見者而失之矣。此顏子所以進於聖。曾點卒歸於狂也。又曰。今人未能克己求仁。先要求顏子之樂。所以卒至狂妄。殊不知周子令二程尋顏子之樂處。是要見得孔顏因甚有此樂。所樂何事。便要做顏子工夫。求至乎其地。豈有便來自己身上尋樂乎。故求樂太早。皆流於異端。

又曰。顏子四勿。涵養省察工夫都在裏。

又曰。顏子克己。便是王者事。王者無私。

整庵羅氏曰。顏子克己復禮。殊未易言。蓋其於所謂禮者。見得已極分明。所謂如有所立卓爾也。惟是有

我之私猶有纖毫消融未盡。消融盡。卽渾然與理爲一矣。然此處工夫最難。蓋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若吾徒之天資學力去此良遠。但能如謝上蔡所言。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卽是日用閒切實工夫。士希賢。賢希聖。固自有次第也。

又曰。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蓋以舜自期也。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顏子簞食瓢飲。不改其樂。本原之地同一無累如此。則顏子進於舜也。其孰能禦之。孟子曰。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此希聖希賢之第一義也。

呂涇野曰。顏子能聽聖人之教。如墾熟田。土受時雨。故語之而不惰。學者只至於不惰甚難。今學者但聞說及道。便思睡了。緣無領受之地爾。只是一片礪确生田地。雖有雨。亦流轉去不停矣。

又曰。先儒謂周茂叔令程子尋顏子之樂處。所樂何事。伊川只答。或人云。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此語極好。夫顏子心胸何等宏大。何等灑落。視世之富貴貧賤利害妖壽舉無足以動其中者。此誠見大心泰無不足也。顏子樂處正在於此。

問。不遷不貳如何。呂涇野曰。不遷怒。發而中節之和。不貳過。幾於喜怒哀樂未發之中。顏子逐日在這性情上用功。怎麼不謂之好學。又問。何以見得性情。曰。七情之中。惟怒爲甚。怒而不遷。則凡七情皆得其正矣。人性至善。本無過失。過而不貳。則馴致於至善矣。

呂涇野問諸生。你們說。顏子怎麼以能問於不能。一生曰。先生嘗言。只是箇仁。與舜好問好察一般。涇野

曰。我亦有此說。仁智實相爲用。舜有並生之心。天下之人。疾痛疴癢與我相關。一民饑。曰。我饑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故好問好察。以求所以處之之方。不但問於君子。雖耕稼陶漁之人。亦往問之。不自知其爲聖人。若自以爲聖人。這些人怎肯與他說。惟舜好問好察。以天下之聞見爲一己之聞見。故曰大知。顏子也有舜這樣心腸。故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中庸言舜之大智。卽以顏子繼之。亦是此意。如今人不肯好問。看來只是不仁。

顧涇陽曰。一簞食。一瓢飲。有若無。實若虛。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犯而不校。顏子讓盡了天下人。只是不肯讓那兩箇人。或問。那兩箇人是誰。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是不肯讓箇舜。步亦步。趨亦趨。欲罷不能。是不肯讓箇孔子。

又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無極而太極也。博文約禮。一陰一陽也。旣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陰陽卽太極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太極本無極也。周元公曰。發孔子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知言哉。

高景逸曰。簞瓢陋巷。是何胸次。博文約禮。是何修持。不遷不貳。是何力量。是之謂不違仁。識仁者當識顏子所以爲仁。

又曰。顏子用志不分。只在情性上學。不在情性上學。聖人不謂之學。身通六藝之人。豈不各有所好。聖人不謂之好學。

又曰顏子之好學不在怒與過上用功。只看大易便知復卦初九一爻。惟顏子能當之。此一爻卽乾元也。所謂元者善之長也。夫子一生好學二字。惟自許許顏子一人。

愚按顏子睿智聰明深潛純粹去聖人僅毫髮當時孔子於其間爲仁則告之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於其間爲邦則告之以四代之禮樂而又許之以行藏稱之以好學其契之也至矣。至孟子則與禹稷並論周子則與伊尹同稱程子則謂其能作湯武事功朱子則謂其優於湯武史稱顏子有王佐才卽班氏亦曰伊呂聖人之偶惟顏子足以當之合而觀之顏子之爲顏子亦可知矣。後儒因莊生心齋坐忘之一言遂相率而求子淵於瞿曇棒喝之閒以自便其猖狂邪僻之說終日閉眉合眼樹拂擎拳曰我顏氏子也我心齋坐忘也甚至略無知識但年壽稍促者卽以顏子稱之蓋自張子韶而外若金谿姚江之徒爲甚數百年來援儒入佛引佛竄儒流毒聖門率由於此嗚乎是惡可不慎思而明辨之也。

學統卷三

正統

曾子

曾子名參，字子輿，魯南武城人。鄫國之後也。夏禹出自軒轅氏，其孫少康封其次子曲烈于鄫，子孫因其封國爲氏。遂爲鄫姓。歷夏商周，世次無考。魯襄公時，邾人莒人滅鄫，世子巫公奔魯，因歎曰：「國旣滅矣，邑亦宜除。」遂去邑而爲曾氏。則曾氏之始祖也。巫公生天，天生皐，皐生黠，黠以周敬王十五年，卽魯定公三年，生曾子于魯。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資稟篤實，天性至孝。十四歲嘗出薪于野，有客至，母以手搯其臂，曾子心動，棄薪馳歸，問母無恙乎？母曰：「有客至，故搯臂以呼汝爾。」耕泰山下，雨雪旬日，不得歸，思父母，作梁山之歌，往鄭至勝母里，還車不入，惡其名也。十七歲，以父命從學孔子于楚。孔子曰：「參也魯。」曾子見孔子，未嘗不問安親之道。在楚，心動，歸問其母，母曰：「思之。」齧指，孔子聞之曰：「參之至誠，精感萬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十八歲，從孔子于衛。孔子稱顏回有君子之道四，史鮪有君子之道三。曾子曰：「參嘗聞夫子之『三言』，而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見人之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行之，然後導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是以自知終不及二子也。」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乎羣臣，則留可也。忠信行乎羣

臣、則仕可也。澤加于百姓、則安可也。孔子曰：參之言可謂善安身矣。二十二歲從孔子自衛反魯。時季康子朝服以縞。曾子問于孔子曰：禮乎？孔子曰：諸侯皮弁告朔然。服之以視朝。若此。禮者也。曾子敝衣而耕于魯。魯君聞之而致邑焉。曾子固辭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有求于人人則獻之。奚爲不受？曾子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吾與其富而畏人。不若貧而無屈。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矣。曾子養親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人以爲養志。曾子嘗芸瓜。誤斷其根。父皙怒。杖擊其背。曾子仆地。有頃乃甦。欣然而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援琴而歌。欲父知其平也。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參來。勿內也。曾子使人請于孔子。孔子曰：女不聞乎？昔舜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參委身以待暴怒。而陷父于不義。安得爲孝乎？曾子聞之。謝過曰：參罪大矣。曾子問冠昏喪祭吉凶變禮。孔子竝詳告之。語具戴記。曾子問王言。孔子曰：昔者明王內脩七教。外行三至。七教脩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故曰：內脩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語具家語。子貢謂衛將軍文子曰：滿而不盈。實而若虛。過之如不及。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敦。其于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是曾參之行也。孔子稱之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中乎四德者也。二十四歲是年。顏子卒于魯。其明年曾子追思顏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二十六歲孔子呼而告之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孔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子以大學授曾子。曾子首達孔子之言。爲經一章。以明大學之道。其道有三綱。曰明德、新民、止至善。有八條。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歸本于脩身。蓋脩身卽明德也。又以己意。爲傳十章。以分釋之。舉內聖、外王、本末、始終之義。悉備焉。語具大學。孔子又以曾子能通孝經。授之以孝經。一日。曾子侍側。孔子謂之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女。語具孝經。孔子嘗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春秋屬商。孝經屬參云。時齊欲聘曾子爲卿。曾子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故不忍遠親而爲人役。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懽。其莊。足以成禮。孔子聞之。曰。二三子識之。孰謂參也不知禮乎。二十七歲。魯哀公十六年也。是年。孔子卒。曾子心喪三年。三十歲。心喪三年畢。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曾子曰。先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德、貴貴、敬長、慈幼、貴德。爲其近于聖也。貴貴。爲其近于君也。敬老。爲其近于親也。敬長。爲其近于兄也。慈幼。爲其近于弟也。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箇。遣車七乘。大夫五箇。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三十一歲。父皙卒。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葬父皙于南城山。曾子攀柩車。引輶者爲之止。或問曾子曰。夫旣遣而包其餘。猶旣食而裹其餘歟。君子旣食。則裹其餘乎。曾子

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也。子不見大饗乎。讀
贈。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曾子每讀喪禮。泣下沾襟。以父嗜羊棗。遂不忍食之。覩物思親也。三十八歲。
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
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
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魯人攻鄆。曾子辭于鄆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毋
使狗豕入吾舍。鄆君曰。寡人之于先生也厚矣。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安能守先生之舍也。
曾子不答而出。及魯攻鄆。數之罪十。而曾子所諍者九。魯師罷。鄆君復脩曾子舍而迎之。門弟子問于曾
子曰。夫子何如。則可謂達矣。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則達矣。今之弟子。病
下人。不知事賢。恥不知。而又不問。欲作。則其智不足。是以惑闇終其世而已矣。是謂窮民也。曾子妻以梨
蒸不熟出之。人曰。非七出也。答曰。梨蒸小物爾。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娶。子元請焉。曾子
告之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容知其得免于非乎。遂終
身不娶。子由問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曾子曰。中道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四十歲去魯。適衛。其居衛
也。緇袍無表。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蹤而歌商頌。聲滿天地。
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
後已。不亦遠乎。又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五十

歲時齊聘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曾子皆不應命。嘗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逮也。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吾嘗仕齊爲吏祿，不過鍾釜，尙欣欣而喜者，非爲多也。樂其逮親也。親沒之後，吾嘗南遊于楚，得尊官焉，猶北鄉而泣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約其親，非孝也。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于道，參直養者，安能爲孝乎？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裁及于親，敢不敬乎？君子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彊者，彊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又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于犬馬，盡然而況于人乎？又曰：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六十歲，謂子夏曰：吾與爾事夫子于洙泗之間，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七十歲，衛人吳起來從學，頃之，起母死，不歸。曾子薄之，遂與起絕。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

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孟敬子問疾。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疾革，樂正子春坐于牀下，子元申坐于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晄，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于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時周考王五年，即魯悼公三十二年，而衛敬公十五年也。葬嘉祥縣南四十里南武山，有廟。子曰：元曰申，曰華。孫曰西，皆賢。唐贈郕伯，宋封郕國公。元贈宗聖公。明嘉靖中，改稱宗聖曾子，賜子孫世襲博士一員。

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

又曰：曾子傳聖人道，只是一箇誠篤。聖人之門，聰明才辨者甚多，卒傳聖人之道者，乃質魯之人，故學以誠實爲貴。

又曰：易簀之事，非大賢以上作不得。曾子之後有子思，便可見。

又曰：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

又曰：曾子易簀之際，志于正而已矣。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者同心。

又曰。易簣之意。心是理。理是心。聲爲律。身爲度。

又曰。孔門弟子。自孔子沒後。各自離散。只有曾子便別。如子夏子張欲以所事孔子事有若。獨曾子便道不可。

又曰。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啓手足之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

又曰。孔子沒。曾子之道日益光大。曾子傳孔子之道。只是箇誠篤。

程伯子曰。曾在孔門。當時以爲魯。魯者學道。尤宜難于他人。然子思之中庸。聖學所賴以傳者也。考其淵源。乃自曾子。則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豈非魯得之乎。由此觀之。聰明才智未必不害道。而剛毅木訥。信乎爲近仁矣。

程叔子曰。學莫貴于思。惟思也能窒慾。曾子之三省。窒慾之道也。

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

又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能終而啓手足。爲是故也。非有得于道。能如是乎。

又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

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于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于內。故傳之無弊。觀于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于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廣平游氏曰。古之人所謂夜以計過。無憾而後卽安者。卽曾子省身之意。

龜山楊氏曰。孔子云。參也魯。蓋其初時。而後語一貫之道。曾子于此默喻。則其所得深矣。觀論語所載曾子臨終之言。孟子推明不事有若之意。又詳考子思孟子傳道之所自。是特以魯終其身耶。

又曰。孔子沒。羣弟子離散。分處諸侯之國。雖各以所聞授弟子。然得其傳者蓋寡。故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爲莊周。其去本寢遠矣。獨曾子之後。子思孟子之傳。得其宗。

朱子曰。曾子爲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爲主。故其真積力久。而得以聞乎一以貫之妙。然其所以自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爲大。是以從之游者。所聞雖或甚淺。亦不失爲謹厚脩潔之人。所記雖或甚疎。亦必有以切于日用躬行之實。

又曰。曾子說話。盛水不漏。

又曰。曾子之學。大抵力行之意多。

又曰。曾子大抵偏于剛毅。這終是有立腳處。所以其他諸子皆無傳。惟曾子獨得其傳到。子思也。恁地剛毅。孟子也。恁底剛毅。惟是有這般人。方始湊合得著。惟是這剛毅等人。方始立得定。

又曰。孔門弟子如子貢。後來見識煞高。然終不及曾子。今人只見曾子唯一貫之旨。遂得道統之傳。此雖固然。但曾子平日是箇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人。觀其所謂任重道遠。託孤寄命。及晉楚之富等語。可見緣他資質剛毅。先自把捉得定。故得卒傳夫子之道。後來有子思孟子。其傳永遠。孟子氣象尤可見。

又曰。曾子本是魯拙。後既有所得。故守得夫子規矩。定其教人有法。所以有傳。若子貢則甚敏。見得易。往往教人亦不似曾子守定規矩。故其後無傳。

又曰。曾子魯鈍。只是他不肯放過。直是捱得到透徹了方住。不似他人略見得些便休。惟曾子不肯放過。若這事看得未透。直捱到盡處。所以竟得之。

或問曾子三省。朱子曰。此是他自見得身分上有箇欠缺處。卻將三者日省之。若今人欠缺處多。卻自不會知得。

又曰。孔子只一箇顏子合下天資純粹。到曾子便過于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勁有腳根底人。定立不住。

問三省忠信。是聞一貫之後。抑未聞之前。朱子曰。不見得。然未一貫前。也要得忠信。既一貫後。也要得忠信。此是徹頭徹尾底。

又曰。曾子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乃敬之意。此心不存。則常昏矣。中庸戒謹恐懼。皆敬之意。又曰。曾子奉持遺體。無時不戒謹恐懼。直至啓手足之時。方得自免。這箇身已直是頃刻不可不戒謹恐懼。如所謂孝。非止是尋常奉事而已。當念慮之微。有毫釐差錯。便是悖理傷道。便是不孝。只看一日之間。內而思慮。外而應接事物。這心略不檢點。便差失了。所以曾子常常恁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日用之間。精粗本末。無非道者。而君子于其閒所貴者。容貌辭氣顏色三者而已。三者皆其平日涵

養工夫至到之驗。而所以正身及物之本也。此乃聖門學問。成己成物。著實效驗。故曾子臨終諄諄言之。非如異端揚眉瞬目。妄作空言之比也。

又曰。曾子自踐履入道。

又曰。易簣結纓。未須論優劣。但看古人謹于禮法。不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

又曰。曾子天資本魯。卻是日用閒積累工夫。一貫之說。夫子告之而後知。然一唯之後。本末兼該。體用全備。

朱子序大學章句曰。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脩。教化廢弛。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于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

又曰。曾子未唯之前。見一事是一箇理。及唯之後。千萬箇理只是一箇。曾子先只見得聖人千條萬緒都好。不知都是從這一心做來。及聖人告之。方知都是從這一箇大本中流出。如木千枝萬葉。都是從這生氣流注貫去也。

又曰。曾子工夫已到。千條萬緒。一身親歷之。聖人一點他便醒。觀禮記中曾子問喪禮之變。曲折無不詳盡。便可見曾子是一理會過來。

又曰。曾子是踐履篤實上做到。

南軒張氏曰。曾子啓手足。示保其身而無傷也。戰兢臨履。平日之心。所以爲敬而無失也。至是而知免于戾。所謂全而歸之也與。

雙峯饒氏曰。曾子反求諸己。便是聖人與他說話。他也未敢便以爲然。必要求諸己以審其理。而後信。

又曰。曾子之學。主于誠身。

新安陳氏曰。曾子一飲食閒。尙體承親志如此。則立身行己閒。所謂身也者。親之枝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其能謹此身以承親志。不言可知矣。

又曰。曾子之學。固主于力行。然亦未嘗不先于致知。況大學成于曾子。格物致知。實大學之始教。又觀記曾子問中禮之權變。曲折纖悉。必講明之。豈有全不加意于致知而變化其氣質之魯者哉。

又曰。曾子言。所貴乎道不求之高虛。而在乎容色辭氣之閒。可謂切實矣。操存卽平日涵養于靜時者。省察卽目前致察于動時者。內外交盡。動靜兼該。工夫周密。三者始無欠缺。

又曰。曾子格致。精也。誠正。一也。

西山真氏曰。孔子告曾子以一貫。曾子降一等告門人以忠恕。要之。忠恕盡處卽是誠。

又曰。曾子之啓手足也。蓋以爲知免矣。而易簣一節。猶在其後。使其終于大夫之簣。猶爲未正也。全歸之難如此。學者其可不戰兢以自省與。

又曰。曾子之學。由孝而入。

朱氏文炳曰。一貫忠恕。體用而已矣。曾子于此著明之。而于大學尤推廣之。脩身以上。所以體此忠也。一之所以爲體也。齊家以下。所以行此恕也。貫之所以爲用也。此一貫忠恕爲聖賢相傳之心法也。

雲峯胡氏曰。曾子嘗曰。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可謂能實踐其言矣。

金華應氏曰。曾子知理義無盡。事物無窮。故歷舉喪祭吉凶雜出不齊之事。而問于聖人。其變故似異而可駭。其節目似同而不必辨。其纖悉委曲。又似細而不足憂。夫子隨事剖析。而決其疑。遂使千百載之下。遇變事知權者。亦如處常事不失其經焉。此皆問答講明之功也。

胡氏曰。曾子之疾。見于論語者二。見于檀弓者一。是時氣息奄奄。性命僅存須臾。而聲律身度。心與理一。乃如此。釋氏坐忘幻語。不誠不敬。豈能做其萬一哉。

覺軒蔡氏曰。仁道最大。孔門傳道。莫大于求仁。蓋仁之道。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惟其全體也。則無一理之不該。所以不可不宏。惟其不息也。則無一念之閒斷。所以不可不毅。曾子平日三省一貫。致力于大學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不使有一理之或違。非宏而何。啓手啓足。猶戰兢而不已。易簣之際。得正而斃。非毅而何。此所以卒任傳道之責也。

勉齋黃氏曰。曾子天資醇厚。志學懇篤。其于大學。既推明誠意之旨。而傳之子思。又斷以誠身之義。至其自省。又皆一本乎誠。蓋不極乎誠。則凡所作爲。無非苟簡滅裂。是豈足以盡人事之當然。而合天理之本。

然也哉。

仁山金氏曰。戰戰兢兢。曾子終身是如此。自古聖賢皆然。但曾子臨終。又說出以示學者爾。敬軒薛氏曰。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君子之守其身。可不謹乎。

又曰。曾子所傳無弊。只是教人有序。大學可見。

敬齋胡氏曰。曾子一貫工夫皆有。但未悟爾。故夫子呼而告之。一貫卽體用也。蓋人之一心。萬理咸備。體也。隨事而應。無不周徧。用也。曾子平日戰戰兢兢。忠信篤實。則其心之本體已立。隨事精察。無不詳盡。則其心之大用已周。所謂一貫也。固在其中矣。故夫子一喚卽悟。不然。則應之必不如此之速也。其後子思發明中和。以爲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程子序易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皆此道也。

問。一貫忠恕。忠是一。恕是貫。呂涇野曰。此殊支離。曾子平日教門人。惟在忠恕上用功。故因門人之問。則言所謂一貫。卽我前說的。忠恕便是一。時間就指出點化門人。這處便見曾子已得了一貫了。問。曾子臨終而啓手足。見得他平日未嘗失手失足于人。若止是形體。則世之得保首領以沒者亦多矣。涇野曰。然。曾子一出言未嘗忘父母。一舉足而不敢忘孝。自云戰戰兢兢。不知用了多少工夫來。故孟子謂守身事親。今之爲宦者。無見于此。而傷人害物。無所不至。故人至痛罵。有傷及祖父者。皆是辱親不孝之大者。故孝子必敬其身者。懼辱親也。

問。任重何以要宏。道遠何以要毅。涇野曰。天下之老。皆爲吾老。天下之幼。皆爲吾幼。心胸何等。大著。故程子謂西銘言宏之道。心便如此宏了。而私意少有閒息。便是不毅。觀曾子臨終。他人救死不暇。心中不安。雖一簣之微。亦必易之。看他是何等毅。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此曾子所能踐形。惟肖乎。

又曰。古人心胸。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然工夫又不閒斷。如曾子只是宏毅。宏便能任重。毅便能致遠。學者當學曾子。

高景逸曰。曾子當啓手足時。一箇身子完完全全。潔潔淨淨。如精金百鍊。如白璧無瑕。此時方了得脩身爲本四字。

又曰。一貫者。曾子之悟道也。大學者。曾子之傳道也。絜矩又何不貫之有。故格物者。格知天下之爲一物也。物格而一以貫之矣。

又曰。程子云。孟子才高。學之未可依據。且學顏子。余則曰。顏子才高難學。學者且學曾子。有依據。

愚按。曾子親受大學。孝經于孔子。故其學以脩身爲本。其孝以守身爲要。生平戰戰兢兢。臨深履薄。直至死而後已。蓋其資稟篤實。學行純固。真積力久。其以卒得聖道之傳宜也。夫曾子之宏毅。仁也。養志。孝也。聖人之道。無以加于仁。聖人之德。無以加于孝。而曾子以一身實踐之。存乎其身者。體也。忠也。格致誠正。是也。發乎其身者。用也。恕也。齊治均平。是也。曾子之道。亦曰忠恕而已矣。忠恕者。一貫之謂也。此卽曾子之得統于孔子。而以傳子思。因以授之孟軻者也。奈何。釋氏之徒。妄以顏子爲悟。曾子爲脩。

顏子爲頓、曾子爲漸、視曾子不啻若搬柴運水戒律頭陀者之流、卽吾儒亦有顏子嘿謬、曾子篤信之說、不知顏子冥契、皆實脩也、曾子躬行、皆心得也、四勿與三省、一唯與一歎、此閒亦有何分別、而顧爲此異說之紛紛耶、

